

格西霍爾語的示證範疇

田阡子 [Qianzi Tian]、孫天心 [Jackson T.-S. Sun]

江蘇師範大學 /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 中央研究院 / Academia Sinica

霍爾語群分佈於川西阿壩、甘孜兩州六個縣，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本文沿用並進一步闡釋Tournadre & LaPolla對示證式的修正定義，系統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調語的示證範疇。格西話採用零標記及三種後綴構成的「四元對立」示證體系。說話者報導敘實、自知、過去親歷、現場觀察等情況時，對訊息有高度的掌握，無需添加任何示證標記；而三種示證後綴分別代表說話者掌握度較低的三類訊息，即現場察知的「新知」訊息、事後方知的「後知」訊息、以及二手轉知的「旁知」訊息。此外尚有兩種動詞成分可表達近似示證的語意，然而尚未充分語法化成為示證體系的一部分。格西話示證體系的形式與用法都有鮮明的特點，在霍爾語群中具有代表性。雖不能排除藏語示證模式的影響，但主要為自身發展形成的語法範疇。

關鍵詞：嘉戎語組，霍爾語群，動詞曲折形態，示證式

1. 引言

示證(evidentiality)是跨語言常見的調語曲折範疇，主要表達說話者陳述的憑據。語言一般可由詞彙或句法手段傳達類似語意，然而約有四分之一的語言發展出專用的示證形態，成為調語必用性的曲折範疇(Aikhenvald 2004: 1)。示證式的地理分佈並不均衡，幾乎全不見於非洲，卻密集出現於高加索、南北美、新幾內亞、喜馬拉雅等地的語言，包括漢藏語系中的藏緬語(De Haan 2013)。

學界對「示證」較普遍的定義是「訊息來源的語法標記」，而「訊息來源」指的是說話者做出陳述時所依據的訊息途徑，包括自我認知(self-aware knowledge)、內部感知(endopathic sensation)、感官察知(sensory perception)、推斷(inference)、聽聞(hearsay)等(Willett 1988; De Haan 1999: 84; Aikhenvald 2004: 1; 劉丹青2008:493)。然而，從跨語

言的角度來看，僅將示證現象理解為「訊息來源」並不周延。原因是在示證區別豐富的語言中，明顯不同的訊息來源（內部感知與感官察知）常表達為同一示證形態，有些示證範疇則不凸顯訊息來源(source-neutral evidentials; Aikhenvald 2018: § 1.3.2)，並且相同的訊息來源也常有進一步的示證區別（見下文）。Tournadre & LaPolla (2014)對示證提供了與眾不同的定義：「representation of source and access to information according to the speaker's perspective and strategy」，明確將說話者提供訊息的話語來源（自陳、轉述、多重轉述）以及對訊息本身的掌握度（如完整掌握訊息的「親力親為」情況、僅部分掌握訊息的「事後方知」情況）做出區分，特別適用於示證現象異常豐富的現代藏語。¹

漢藏語系除了藏語群語言之外，羌語支嘉戎語組的語言也都存在謂語示證範疇，其中嘉戎語的示證式學者的討論較為充分(Lin 2000; Prins 2016; Sun & Bstan'dzin Blogros 2019; Jacques 2019)。霍爾是嘉戎語組下的另一獨立語群，內部分歧很大，至少可識別出北部（壤塘縣）、西部（新龍縣）、中部（道孚、丹巴、爐霍、金川縣）三種互不通話的霍爾語，其下還有顯著的方言差異(Sun 2019)。²霍爾語的示證式目前未見專題研究，僅有中部霍爾語描寫文獻間接提及（格什扎方言：多爾吉 1998: § 3.5; Honkasalo 2019: § 9；道孚方言：黃布凡1991; Jacques et al. 2017）。道孚方言部分，黃布凡(1991:36)首度記錄了道孚縣格西話*si*的示證用法，稱其為「方查語氣」。Jacques et al. (2017: § 7)描寫了道孚縣孔色話的 *-ra* 與 *-sa* 兩種標記，分別稱其為感官(sensory)與過去推測(past inferential)示證。這些觀察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難稱全面。

1. 以川西達古藏語的示證體系為例，依據說話者對訊息掌握度由高至低，區分為「自知」、「親歷」、「後知」三大類示證，而「親歷示證」範疇之下還須根據訊息掌握度與認知整合度進一步分出「全程」、「始程」、「熟知」、「新知」、「漸知」五種示證區別(Sun 2018)。這些細緻的示證區別，僅以「訊息來源」為本的傳統示證定義無法周延闡釋。

2. 爐霍縣斯木、宜木等鄉的霍爾語，以及丹巴縣巴旺、聶嘎鄉的霍爾語的特徵近於中部霍爾語，但仍有較大的差異，其方言歸屬有待深入研究。

本文目的在於採用Tournadre & LaPolla對示證式的修正定義，深入探討中部霍爾語格西話的示證體系。³語料採自道孚縣格西鄉坨灣村⁴（以下簡稱「格西話」），如圖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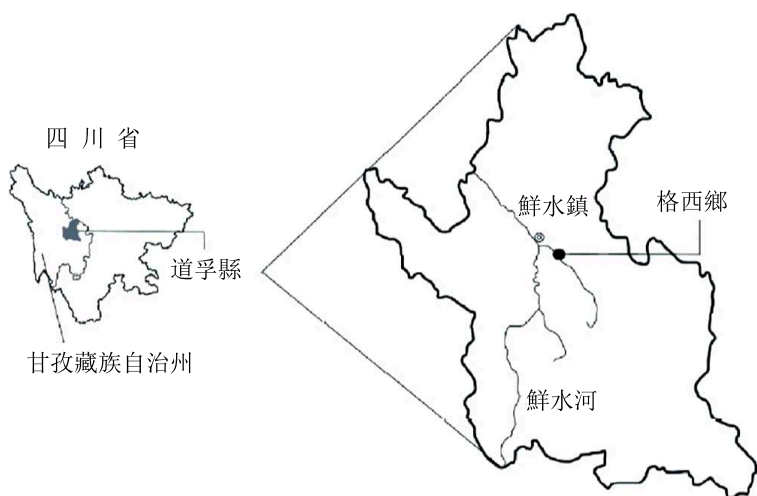


圖 1. 道孚縣格西鄉地理位置

正文架構如下。第二節詳細介紹格西話的示證體系及各個示證標記的功能。第三節審視兩種表達類似示證語意的形態標記。第四節揭示格西話示證體系的突出特徵與類型屬性，提供與其他霍爾語示證現象的比較視野，並探討格西話與周邊安多藏語示證體系的異同與關聯，為全文提供總結。

3. 本文取材自兩位作者多年合作調查蒐集的一手資料，包括長篇自然口語語料、母語合作人主動提供的示證情境語料，以及Dahl (1985)的時、體、情貌問卷附錄（The TAM Questionnaire；中文翻譯依據田阡子、潘家榮《慶祝戴慶廈教授80華誕文集》(2016)，498–497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本問卷對示證研究相當有用，因內容多屬對話，且情境背景也有清楚說明。本文語料採音位標音方式，符合Leipzig Glossing規定的語法註釋不再列入文末的縮寫對照表。保守的嘉戎語組語言，動詞有詞幹交替現象，最多可區別第一（基式）、第二（過去）、第三（單數非過去及物）三個詞幹。不同的詞幹，本文以下加數字方式標誌。

4. 格西鄉於2020年6月撤鄉，原格西鄉和麻孜鄉吾斯尼村、依格村、吾卡村所屬行政區劃歸鮮水鎮。坨灣村海拔較高，地理位置偏僻。全村人口大約200多人，霍爾語保存良好。

2. 格西話的示證體系

格西話的示證範疇，是由零標記及 *-rə*、*-gurə*、*-shi* 三個後綴構成的「四元對立」體系。示證標記的選擇，反映說話者對訊息掌握度的判斷，有嚴格的用法區別。四種示證式的功能分別介紹於下。

2.1 零標記：深知示證

不加示證標記的謂語形式表達說話者對所報導的訊息有較高的掌握度，蘊含明確的「深知」示證語意，包括敘實 (§ 2.1.1)、自知 (§ 2.1.2)、過去親歷親察 (§ 2.1.3)、現場親身參與 (§ 2.1.4) 四種情境。

2.1.1 敘實情境

說話者陳述客觀事實或普遍規律的敘實 (gnomic) 情境，採用零示證標記。這一類的語句，特別是在講述故事時，也可加上直陳語氣後綴 *-gorə*。⁵ 敘實的內容包括格言諺語 (1)，自然規律 (2)，以及習慣性的行為或狀態 (3-4)：

- (1) *jaka rə-v-qe qaʒe=yu mi-ŋgə nəvə nə-v-qe kəte=yu mi-ŋgə*
樓上 向上-TR-扔 烏鴉=AGT NEG-吃 樓下 向下-TR-扔 狗=AGT NEG-吃
扔到樓上烏鴉不吃，扔到樓下狗不吃（當地俗諺，比喻女子被糟蹋後沒人娶了）。
- (2) *stayu rtsuk^ha k^hava q^hi*
道乎 冬天 雪 下
道乎冬天會下雪。
- (3) *t^hə steste ŋo*
3SG 經常 病
他經常生病。

5. 這種直陳後綴 *-gorə* 的用法如下例：

ŋe=ji vade=yu et^hə ʃ^hʌʃ^hʌ və-gorə mo
1SG=GEN 妻子=AGT 什麼 一些 做-IND DM

我的妻子（每天）到底做些什麼呢？（《做夢人的故事》）

直陳後綴的過去時形式是 *-s^horə*。Honkasalo (2017) 記錄的麻孜話故事中出現了虛詞 *səra*，觀察其用法應是格西話過去直陳後綴的方言對應形式，不過作者將其處理為 inferential 及 sensory 示證標記的疊加，恐有未妥。

- (4) *tʂɛʃi=ɣu ɐɐv v-thi*
 扎西=AGT 酒 TR-喝
 扎西喝酒（有喝酒的習慣）。

2.1.2 自知情況

說話者對於本身自發的行為(5-6)或恆久的狀態(7-8)認識最深，訊息掌握最完整。傳遞這類「自知」(egophoric)訊息時，也須採用零示證標記。

- (5) *ɳɐ thə=ji ɣma=ɳi=də⁶ nə-vzu-u*
 1SG 3SG=GEN 傷口=PL=DEF:ACC PST-縫-1SG:TR
 我把他的傷口都縫上了。（《兩兄弟與山妖的故事》）
- (6) *thɛmkɐ ɳɐyɳɐ də-rkə-ɳ*
 玉璽 1DU PST-偷-1
 我倆偷了玉璽。（《做夢人的故事》）
- (7) *ɳɐ=ji gedɐ ɳnə=ɳɐ ji*
 1SG=GEN 孩子 兩=CLF 存在
 我有兩個孩子。
- (8) *ɐbɐ ɐmə ɳɐ nəyɳɐ=ji zi mələdɛmbɐ ɳu-ɳ*
 爸爸 媽媽 1SG 2DU=GEN 兒子 木拉典備 COP-1
 爸爸媽媽，我是你們倆的兒子木拉典備。（《木拉典備的故事》）

2.1.3 過去親歷親察情況

這一類採用零示證標記的情況，指的是說話者被動參與或親身感知的過去經歷，⁷包括對外在事件的觀察(9-10)及自身的非自主經歷(11-12)：

- (9) *ɐvəsɳi sona=ɣu jədə=ji zi=ɳa⁸ nə-nc^hə*
 昨天 三郎=AGT 自己=GEN 兒子=ACC:SC PST-打
 昨天三郎打了兒子。

6. 格西話後依附詞=*də*除表定指外，還有標記表賓格的功能。相關討論請參見孫天心、田阡子(2013)。

7. 文獻習稱「直接」(direct)示證。

8. 格西話發展出源自表「垂直表面」位格的特殊賓格標記=*ɳa*，搭配表「表面接觸」surface contact類動詞(Fillmore 1970)使用，請參孫天心、田阡子(2013:230-231)。

- (10) *vdzi neɲe=be=ɣu reɲe=lu rə-v-ci=tʃʰu rɲu də-v-lɔ*
 人 黑的=INDF=AGT 黑馬=INDF PST:向上-TR-騎₂=SEQ 跑 PST-TR-釋放
nə-v-qe=tʃʰu ʃə=lu də-gvɔ də-jəjə=tʃʰu
 PST:向下-TR-摔=SEQ 牙=INDF PST-脫落 PST-說:PL=SEQ
 (他們倆)說:「...一個黑(衣)人騎了匹黑馬奔馳,被(馬)摔了下來,
 掉了一顆牙。」(《青蛙王子的故事》)
- (11) *tʰə rveqe=ɣu ɲeji=də jilɔjilɔ rsa pʰɔ=lə=gə nə-və*
 那個 兔子=AGT 1PL=DEF:ACC 差點 命 丟=NMLZ=INDF PST-做
də-jəjə-sʰorə
 PST-說:PL-IND:PST
 (他們)說:「那隻兔子害我們差點丟了性命。」(《五個動物的故事》)
- (12) *ɲe lɲilɔm geji=gə lɲi=gə də-ji-ɲ*
 我 夢 好=INDF 做夢=NMLZ PST-在-1
 我(當時)正在做著一個好夢。(《做夢人的故事》)

2.1.4 親身參與的現場情況

說話者敘述自身參與其中的現場情境,也須採零示證形式。下例中,句(13)適用於說話者與敘述對象「扎西」同在家中時;句(14)適用於說話者剛從外面雨中返回時:

- (13) *tʃɛfi jo ɲi*
 扎西 家在
 扎西在家。
- (14) *məqʰi qʰi=gə ɲi*
 雨 下雨=NMLZ 在
 (外面)正在下雨。

2.2 標記 -*rə*: 新知示證

示證標記-*rə*的功能是報導說話者在現場即時察知的客觀情境(15-17)或自身感覺(18),藉以標誌說話者在現場或過去某時間點臨時取得的新訊息,我們分析為「新知示證」(immediate evidential; Nichols 1986; Sun 1993: 976-977; DeLancey 2012; Sun 2018: 52):⁹

9. Nichols倡議以「immediate evidential」標籤來標誌以下的示證功能:「...The speaker uses it in a more or less spontaneous reaction to a new, salient, often surprising event just as it happens (Nichols 1986: 248).」Sun (1993)首度將其運用於安多藏語示證式描寫,並譯出對應的中文術語「新知示證」。

- (15) *jo ga-c^hʌ=gə ɣu-rə*
房子 NMLZ-大=INDF COP-IMM
(站在房子前面說：)「房子很大。」 (Dahl 1985: 1)
- (16) *vdu=regə gə-scəkə=regə e: vda=ɲi rɲemɲɿr=də zə mɨ-ɲje-rə mo*
看見=SEQ PST-看=SEQ EXCL 這個=PL 表情=DEF 太 NEG-好看-IMM DM
(兔子)看見了，又觀察了一下(說)：「啊！這幾位的臉色不太好哦！」(《五個動物的故事》)
- (17) *tʰə bube ɣu-rə*
3SG 藏族 COP-IMM
(看著他的證件)他是藏族。
- (18) *ɲe rk^hu=gə ɲi-ɲ-rə*
1SG 冷=NMLZ 在-1-IMM
我覺得冷。

值得注意的是，*-rə*也適用於在過去某時間點臨時察知的情況(19-21)。報導過去事件時使用「新知示證」應屬「歷史現在時」(historical present; Fludernik 1991)用法，藉以讓敘事更為生動而有「臨場感」：

- (19) *ɲe jo ɬe-ɲ=tʰe tʰə=ɣu dʒədə ɣne v-rɛ=gə ɲi-rə*
1SG 家到₂-1=時 3SG=AGT 信 兩 TR-寫=NMLZ 在-IMM
(昨天)我回到家的時候，(發現)他正在寫兩封信。 (Dahl 1985: 140)
- (20) *vda ləp^hə=də ɲe vdu-u=tʰe vda ləp^hə=də ɲe=ɲi kɜɜpu=ɲi*
這個 樹=DEF:ACC 1SG 看見-1SG:TR=時 這個 樹=DEF 1SG=GEN 身體=GEN
m^hu^hmɛ zɨgə dʒə-rə
高矮 那麼 存在-IMM
我看見這棵樹時，這棵樹跟我一樣高。(《吉祥四瑞的故事》)
- (21) *geɲi=gə nə-scəkə-ɲ=gə mə-se-u-rə vɬ^hə ɲu=gə ɬa*
好=ADV PST:向下-看-1=SEQ NEG-認識-1SG:TR-IMM 什麼 COP=NMLZ 知道
mɨ-gu-ɲ-rə
NEG-知道-1-IMM
我仔細往下一看，不認識它，不知道它是什麼。(《小時放牧遇到豬獾》)

2.3 標記 *-gurə*：旁知示證

2.3.1 旁知示證的用法

與*-rə*一樣，示證後綴*-gurə*須結合非過去動詞形式，陳述說話當時的狀況。不同之處在於，*-gurə*表達說話者的依據是二手訊息，包括當場察知的間接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 (22)，或他人提供的訊息

(23-25)。換句話說，*-gurə*的功能在於表達說話者對現場情況的報導是依據「從旁得知」的訊息，我們分析為「旁知示證」(secondhand evidential)：

(22) *tʂɛfi jo ji-gurə*

扎西 家 在-SH

(看見他外出的鞋子脫在他家門口) 扎西在家。

(23) a. (A從外面回家，告知在屋內的B)

pʰi maqʰi qʰi=gə ji

外面 雨 下=NMLZ 在

外面在下雨 (一手訊息)。

b. (B將訊息轉告C)

pʰi maqʰi qʰi=gə ji-gurə

外面 雨 下=NMLZ 在-SH

外面在下雨 (二手訊息)。

(24) *tʰu=yu dʒədə v-re=gə ji-gurə*

3SG=AGT 信 TR-寫=NMLZ 在-SH

(A：我剛剛跟弟弟通了電話。B：他現在在做什麼？A回答：) 他在寫信。

(Dahl 1985:7)

(25) *mələrebe=yu tʰə=ji ffa=lə=də də-ntʃʰi=regə yəzə tʰəpi*

米拉日巴=AGT 3SG=GEN 說=NMLZ=DEF:ACC PST-聽到=SEQ 麻雀 那麼

ga-de=gə=yu mtsʰu tʰəpi ga-cʰa=gə=də yro spʰrə cʰe-gurə ɲe

NMLZ-小=INDF=AGT 湖 那麼 NMLZ-大=INDF=DEF:ACC 乾 致使能-SH 1SG

vdzi=be=yu mkʰar=gə vʒoŋ lecʰe-ŋ də-ntsʰə=regə

人=INDF=AGT 碉樓=INDF 修 當然能-1 PST-想=SEQ

米拉日巴聽了(麻雀)說的話就想：「那麼小的一隻麻雀，卻能把那麼大的湖弄乾，我作為一個人，當然能修個碉樓！」(《米拉日巴的故事》)

「旁知示證」也常見於格西話傳統故事的文本，講述者運用這種敘述策略(narrative strategy)表達故事的內容得自他人的二手訊息：

(26) *tʂə=re dʒe tʰə=gə tʰəpi nə-v-də=tʃʰu ʒe=sʰi=gə ɲu-gurə*

鹽=CONJ 茶 那=TOP 那樣 PST-TR-做=SEQ 到₂=NMLZ:PST=INDF COP-SH

那鹽與茶呢，就是那樣的過程來的。(《茶葉和鹽巴的傳說》)

旁知示證-*gurə*的語意範圍涵蓋現場觀察的旁證或親耳的聽聞，都牽涉到訊息的感官(sensory)接收。至於邏輯或常理的判斷(assumption)，須表達為直陳敘述：

- (27) *χavdu tʃɛfi=γə zama ŋgə=gə ji-gorə/*gura*
 現在 扎西=AGT 飯 吃=NMLZ 在-IND
 現在扎西在吃飯（依常理判斷，現在是他平時用餐的時間）。

2.3.2 旁知示證標記的來源

格西話有一個「前瞻體」後綴 *-gu*（將、會），用以判斷未來的情況 (28)，也可加新知示證後綴 *-rə* 表達現場發現將發生的狀況 (29-30)：

- (28) *ŋɐ ɐdə=də ŋgə-u-gu*
 1SG 這個=DEF:ACC 吃-1SG:TR-將
 我會吃這個。
- (29) *ŋɐ=le kɲɐ=tʃʰɐ ntʰvɐ-ŋ-gu-rə*
 1SG=TOP 牛糞=上 踩-1-將-IMM
 我（突然發現自己）要踩到牛糞了。
- (30) *ŋɐ γəro γə-ve-ŋ də-ntsʰə-u=gə ŋɐ=le gəro gə-ve-ŋ-gu-rə*
 1SG 向東 向東-去-1 PST-想-1SG:TR=SEQ 1SG=TOP 向西 向西-去-1-將-IMM
 我本想走向東，卻（突然發現自己）要走向西邊去了。

前瞻體後綴與「新知示證」的組合 *-gu-rə* 與「旁知示證」 *-gura* 語音形式一致。這種「新知前瞻體」的形式，可能就是「旁知示證」 *-gura* 的語法化來源，亦即由「新知的未來」語意演化為「未曾親見，從旁得知」語意，其歷時發展途徑吻合 Aikhenvald (2004:276-277) 的觀察：「未來的情況經常牽涉對未知事物的預測及其伴隨的不確定性，很容易就與說話者未親見事件的描述聯繫起來」。¹⁰ 須注意的是，新知前瞻體（例 (29-30)）傳遞說話者自身在現場察知的一手訊息，而旁知示證傳遞從旁得知的二手訊息，指稱的情境也未必是說話現場，二者在語意上已是南轅北轍，足見語法化後的旁知示證已發展為無法拆解的整體示證標記。

10. 原文為：「A future typically includes an element of prediction concerning something unwitnessed and of subsequent lack of certainty. It can easily come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description of events which the speaker has not witnessed personally」。北美 Patwin 語推測示證後綴 *-boti* 的詞源是處所助動詞 *-bo* 的未來形式，也經歷了類似的語法化途徑 (Whistler 1986:70-71)。

2.4 標記-*s^{hi}*：後知示證

與前二個示證標記不同的是，-*s^{hi}*必須結合動詞過去形式（方向前綴+V；田阡子、孫天心2019）使用，出現的語境包括說話者未親歷，或雖親歷而當時未察覺的過去情況、說話者親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的過去情況，乃至出乎意料的現場情況。總體來說便是表達說話者對所陳述訊息「後知後覺」，僅有較低的掌控度，因此可分析為「後知示證」(hindsight evidential)。

說話者未親歷而事後得知的過去情況，包括僅見結果(31)、情境推斷(circumstantial inference) (32)、聽聞(hearsay) (33)三類語例：

- (31) *tʰo=ɲi=yu də-jəjə=tʰu jədə=ɲi tsʰɿjɿlɐkə=tʰe spjɔŋkʰə nə-xe-sʰi*
 牧人=PL=AGT PST-說:PL=SEQ 自己=PL 羊群=上 狼 PST:向下-出來-**HS**
də-jəjə=tʰu

PST-說:PL=SEQ

牧人們說：「咱們的羊群裡來了狼！」（《五個動物的故事》）

- (32) *məqʰi də-qʰi-sʰi*
 雨 PST-下雨-**HS**
 （看著窗外，見到地是濕的）（不久前）下了雨。 (Dahl 1985: 59)

- (33) *rɿɒlbə də-sɒ-sʰi*
 國王 PST-死-**HS**
 （問：昨天你去鎮上的時候，你發現什麼了？回答：）國王死了。
 (Dahl 1985: 59)

以上三例不同處在於，(31)的背景是牧人們看見狼穿著兔子送的藏靴在羊群裡追羊；牧人們的陳述「咱們的羊群裡來了狼」的依據是親見狼進了羊群的直接後果：狼就在羊群裡，而非情境推斷（死了羊、羊的數目減少了）；(32)「下了雨」是僅以「地濕」為情境證據作出的推測；(33)「國王死了」則是聽聞而來的訊息。

下例中，（狐狸、狼、烏鴉、喜鵲）四隻動物被兔子耍弄了後才意識到受騙了，後知示證呈現的是它們「雖親歷而當時未察覺」的過去情況：

- (34) *edə rveqe=yu jədə=ɲi=tʰe ɿɒv=gə nə-və-sʰi*
 這個 兔子=AGT 自己=PL=上 耍弄=NMLZ PST-做-**HS**
 （原來）這兔子耍了我們！（《五個動物的故事》）

後知示證並非一定指稱過去，還可表達說話當時意料之外的狀況。下例中，說話者原以為兒子不在，到家後才發覺想法有誤。這種用法，其實並未脫離後知示證的核心語意：「原先不知，事後才知」：¹¹

- (35) *zi=la jo də-ji-sʰi*
 兒子=TOP 家 PST-在-HS
 (沒想到) 兒子居然在家！

下例則是呈現另一種較特殊的後知示證用法：

- (36) *jo ga-cʰa=gə də-ŋu-sʰi*
 房子 NMLZ-大=INDF PST-COP-HS
 (說話者談論昨天第一次看見，而現在看不見的房子) 房子是很大的。
 (Dahl 1985:4)

上句中，說話者對昨日親自觀察的房子作出評論，由於房子不在現場，受話者僅能依據說話者的描述「事後得知」。這種對「說話者親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狀況的報導，呈現的是受話者（而非說話者）的視角，應屬「後知示證」融入受話者觀點的一種延伸用法，¹²也是講述往事或傳統故事時常用的敘述策略(37–38)：¹³

- (37) *tʰə ftsan=ɲi=ɣu gə-v-kʰrə-sʰi*
 3SG 山妖=PL=AGT PST-TR-逮-HS
 他被山妖們逮到了。(《兩兄弟與山妖的故事》)
- (38) *ləkʰe nə-scakəke-sʰi=gə kepe ŋəmiŋəme ɣdʒaɳ=gə də-ji-sʰi*
 山梁 PST:向下-看:PL-HS=SEQ 小房子 確實 燃燒=NMLZ PST-在-HS
 他們從山梁往下看，小房子確實已經燒起來了。(《做夢人的故事》)

11. 「出乎意料」、「驚知(mirative)」等語意常可藉由「後知」、「新知」等示證式兼表，但不是這些示證範疇的核心用法，相關討論請參考Hill (2012)、Sun (2017 § 2.4.2)、Jacques (2019 § 2.5)。

12. 有關示證式如何反映受話者觀點的討論，請參考Aikhenvald (2004: 233, 244)、Sun (2018: § 2.5)。

13. 「後知示證」-sʰi與「旁知示證」-gura (參見前例28) 均屬講述往事及傳統故事的敘述策略。依據母語人的語感，「旁知示證」僅表達敘述的內容是從旁聽來的，而「後知示證」更強調臨場感，彷彿敘述者曾經親身經歷講述的內容。

3. 表達類似示證語意的動詞成分

格西話有兩種動詞成分，一是引述標記 *-jəra*，一是過去前綴 *də-*，彷彿也有類似示證的用法，然而細究之下均非示證體系的一部分。以下分別介紹其用法。

3.1 引述標記 *-jəra*

引述式(quotative)是跨語言最常見的示證區別(Willett 1988; Aikhenvald 2004; De Haan 2013)。¹⁴例如南美洲Cuzco Quechua語的示證體系，即由 *-mi* (直接)、*-chá* (推測)、*-s* (引述) 三個示證後綴構成(Hintz & Hintz 2017:9)。然而，表達「引述」的語言形式不見得都能視為「引述示證」標記，關鍵在於是否與言說動詞的正常用法有嚴格區別。

格西話言說動詞 *ja* 的屬性較為特殊，不加及物標記 *f/v-*，¹⁵第一、二人稱單數也不選擇及物形式 *-u*, *-i* 的人稱後綴，形態上為不及物；然而引述子句又出現在動詞前賓語位置，呈現混合的及物特徵。言說動詞 *ja* 出現在句中須有曲折變化，如下例帶有過去時、複數、及後知示證形態的 *də-jəja-sʰi*：¹⁶

- (39) *tʰəyɲe=yu də-jəja=tʰu* [*ɲeyɲe ʋneskurtʰundʒa jəja-ŋ-gu*] *də-jəja-sʰi*
 3DU=AGT PST-說:PL=SEQ 1DU 轉經拜佛 去:PL-1-將 PST-說:PL-HS
 那兩個人說：「我們倆要去轉經拜佛。」（《阿古登巴到富人家家做傭人》）

14. 引述(quotative)與聽聞(hearsay; reported)示證均表陳述的內容來自他人，不同之處在於前者明確交待原話者，而後者不提原話者(Aikhenvald 2004: § 5.4.1)。格西話並無專門表達陳述來自聽聞的「聽聞示證」，而是以「旁知示證」*-gura* (23–25)、「後知示證」*-sʰi* (31)、及本節介紹的引述標記 *-jəra* (41)兼表。

15. 動詞詞幹聲母為唇音或複輔音時，及物 *f/v-* 前綴因語音共存限制不能出現（孫天心、田阡子 2013: 227）。然而，此處言說動詞 *ja* 不加及物標記 *f/v-* 並非由於音韻的限制。及物謂語 *mpʰrimə ja* (算命) 的主要動詞 *ja* 與言說動詞同形，但下例中就必須加及物前綴 *v-*：

- mpʰrimə=ba nə-v-jə-sʰi*
 算命=等 PST-TR-做-HS
 算命的就（為他們）算了個命（《木拉典備的故事》）

16. 有關中部霍爾語籍由重疊動詞詞幹造成複數形式的現象，參見田阡子、孫天心 (2016)、Sun (to appear)。

不過，格西話言說動詞 *jə* 已發展出僅保留「數」變化的特殊引述形式。單數 *-jəɾə* 「聽（一個人）說」可能由言說動詞 *jə* 加新知示證 *ɾə* 語法化而來，但已偏離新知示證的常規用法，¹⁷ 複數的形式 *-jəjəɾə* 「聽（多個人）說」則由重疊動詞詞幹產生。

引述形式也適用於過去情境；在說話者非原受話者的情況下，還可與言說動詞 *jə* 的過去形式 *də-jə* 互換(40)，甚至合用(41)：

- (40) a. *tʂɛfi=yu emə=gə qʰasʰi ɲɐ mɨ-fə-ɲ gu-jəɾə*
扎西=AGT 媽媽=DAT 明天 1SG NEG-去-1 將-QUOT
扎西=AGT 媽媽=DAT 明天 1SG NEG-去-1 將 PST-說
扎西對媽媽說：「我明天不去了。」（我從旁聽到）
- b. *tʂɛfi=yu emə=gə qʰasʰi ɲɐ mɨ-fə-ɲ gu də-jə*
扎西=AGT 媽媽=DAT 明天 1SG NEG-去-1 將 PST-說
扎西對媽媽說：「我明天不去了。」（我從旁聽到）
- (41) *sʰəŋgi=gə də-jə=tʃu ɲjalbə ewutʰu ɲi=re ndzɛndzɛ ɲtʃantsan tʃəməndəme*
獅子=DAT PST-說=SEQ 國王 東邊 2SG=COM 一樣 野獸 非常
ɲarɲal ga-cʰa=gə ɲi-rə tʰə=yu jə=tʃu ɲɐ=re nɕʰəncʰə znə=ɲkʰa
傲慢 NMLZ-大=INDF 有-IMM 3SG=AGT 說=SEQ 1SG=COM 相鬥 敢=NMLZ:SBJ
é-ji də-ji=le ɲɐ=ji=pʰɐ nɕʰəncʰə də-kʰa-n kʰa mé-znə=le jədə=ji
Q-有 IRR-有=IRR 1SG=GEN=COM 相鬥 IMP-來-2 來 NEG:IRR-敢=IRR 自己=GEN
bətse ɲu mo-jəɾə də-jə-sʰorə
男僕 COP DM-QUOT PST-說-IND:PST
（狐狸）對獅子說：「國王，那邊有一隻與你長得一樣，非常狂傲的野獸，它說：『有沒有敢跟我鬥的？有的話，就來跟我鬥。不敢來的話，就做我的僕人吧！』」（《獅子和狐狸的故事》）

然而，說話者為原受話者時須採引述形式 *-jəɾə*，如(42–44)：

- (42) *tʂɛfi=yu ɲɐ=gə [qʰasʰi ɲɐ mɨ-fə-ɲ gu]-jəɾə/?də-jə*
扎西=AGT 1SG=DAT 明天 1SG NEG-去-1 將-QUOT/?PST-說
扎西對我說：「我明天不去了。」
- (43) *tʰə=yu [dʒədə v-re=gə ɲi-ɲ]-jəɾə/?də-jə*
3SG=AGT 信 TR-寫=NMLZ 在-1-QUOT/?PST-說
（問：昨天你問你弟弟忙不忙的時候，他怎麼說？）他說他在寫信。
(Dahl 1985: 156)

17. 若以新知示證表達「（某人在現場）說」，動詞應採進行體 *ja-gə ɲi-rə* 形式。

- (44) *rgəml=yu jəda=ji vək^hu χser dʒə jəda=yu jə zɁar-ŋ-gu ni χser*
 石頭=AGT 自己=GEN 肚子 金子 存在 自己=AGT 嘴巴 張開-1-將 2SG 金子
rə-t^hΛ-i-p^hΛ-i-jərə/?də-jə
 IMP-取-2SG:TR-出₂-2SG:TR-QUOT/?PST-說
 石頭說：「我肚子裡有金子。我會張開嘴，你把金子取出來！」（《兩個男孩取金子的故事》）

格西話引述句的謂語仍須添加反映原話者對訊息掌握度(information access)的示證標記，¹⁸而引述標記 *-jərə* 指明話語來源(verbal source)屬於轉述；兩種標記各佔形位空格，共同傳遞完整的示證訊息。下例呈現的是引述標記不標明原話者的「聽聞」(hearsay)用法，然而由引述句不同的示證標記(45a -Ø; 45b *-s^{hi}*)可知，原話者對所報導的事件分別是「親見」(45a)與「事後得知」(45b)的：

- (45) a. [*tʂɛfi ʂe*]-*jərə*
 扎西 回來2-QUOT
 聽說（原話者親見）扎西回來了。
 b. [*tʂɛfi ʂe-s^{hi}*]-*jərə*
 扎西 回來2-HS-QUOT
 聽說（原話者事後得知）扎西回來了。

綜上所述，格西話源自言說動詞 *jə* 的引述形式 *-jərə* 已逐步朝向「引述示證」標記發展，但在部分語境中仍可與動詞 *jə* 的曲折形式自由交替，尚未全面虛化為必用的示證標記。

3.2 前綴 *də-*

格西話動詞的（相對）過去時前綴源自方向前綴，其中 *də-* 前綴有發展為通用過去標記的趨勢，但在用法上仍有限制（田阡子、孫天心2019: § 3.2）。例如，*də-* 與 *nə-* 前綴在 *χχə* ‘弄碎’等動詞的過去形式上構成對立：

- (46) a. *ŋɐ q^həzi=lu nə-χχə-u*
 1SG 碗=INDF PST-弄碎-1SG:TR
 我（有意）打碎了一個碗。

18. 這個特點與藏語一致。藏語的引述標記（現代方言一般源自言說動詞 *zer*）也有如例(45)的「聽聞」用法(Sun 1993: § 7.1; Tournadre & LaPolla 2014: 246–247)。

- b. *ŋe qʰəzi=lu də-χʂə-u*
 1SG 碗=INDF PST:RESULT-弄碎-1SG:TR
 我（失手）打碎了一個碗。

過去前綴 *də-* 在 (46b) 的效應是取消謂語的「自主性」，將有意的自知行為轉成無意的親歷行為。類似的區別在藏語中藉由不同的示證式表達 (Sun 2018)：

(47) 達古藏語

- a. *ŋiː tʃenə=tsə tʃʷaʔ-lə*
 1SG:ERG 碗=INDF 打碎:PST-EGO
 我（有意）打碎了一個碗。
- b. *ŋiː tʃenə=tsə tʃʷaʔ-we*
 1SG:ERG 碗=INDF 打碎:PST-PST:DIRECT
 我（不小心）打碎了一個碗。

然而「不自主」、「無心為之」的語意，其實並非前綴 *də-* 的核心語意內涵；請見下例（田阡子、孫天心 2019: 463）：

- (48) a. *tʰə=yu ləpʰə nə-kʰvɿ*
 3SG=AGT 樹 PST-砍
 他砍了樹。
- b. *tʰə=yu ləpʰə də-kʰvɿ*
 3SG=AGT 樹 PST:RESULT-砍
 他砍（倒）了樹。

以上兩句描述的都是有意的自主行為，差異在於 (48a) 僅表達「砍樹」的動作，而 (48b) 則強調動作的結果，母語人理解為「砍倒了樹」，而不接受被動經歷的解讀「無意中砍倒了樹」，因為後者在實際生活中不甚合理。由此可知，過去前綴 *də-* 主要的作用是將過去時動詞轉成為有終點 (telic) 的謂語，常用於表達動作的結果。因此，*nə-χʂə*（弄碎）~ *də-χʂə*（（失手）弄碎）、*nə-ncʰə*（踩）~ *də-ncʰə*（踩到）這一類的語例，應屬動貌 (aktionsart) 的交替而非示證形態的交替。

4. 討論與總結

本文進一步闡釋Tournadre & LaPolla (2014)對示證式的修改定義，將說話者的「訊息話語來源」與「訊息掌握度」做出明確區分，據以系統介紹中部霍爾語格西話動詞的示證範疇。格西話示證體系採用以零標記及三種動詞後綴構成的「四元對立」，依據說話者訊息掌握度的高低，依序是零標記的「深知訊息」，*-rə*標記的「新知訊息」，*-s^{hi}*標記的「後知訊息」，以及*-gurə*標記的「旁知訊息」，其中零標記、*-rə*、*-s^(h)i*的示證用法，先前研究均有部分提及，而「旁知示證」*-gurə*則為本文識別出的新範疇。

對於後綴*-rə*，黃布凡(1991:35)視為描述「行為狀態是經常的或持續的」的「經常體」標記；而Jacques et al. (2017: § 7)首度對其用法做了正確的描寫：「The sensory *-rə* is generally used to express a non-past state or an action that the speaker is directly witnessing」；不過，他們所採用的語法標籤「感官(sensory)示證」在文獻中一般等同於「直接(direct)示證」，指說話者的憑據為自身的感官察知。從本文§ 2.2節可知，格西話的示證標記*-rə*並非適用於所有「感官察知」的情況，而僅限於說話現場即時察知(immediate perception; Nichols 1986: 248; Lazard 1999: 96; DeLancey 2012: § 4.3.2)的新訊息，故此本文選擇標註為「新知示證」。

至於後綴*-s^(h)i*，¹⁹黃布凡(1991:36)與Jacques et al. (2017: § 7)都注意到它須結合動詞過去形式使用。²⁰黃文首度記錄了這個標記「不自覺做了某事，事後才發現」、「動作發生時未親見，事後才見結果」的兩個用例，均屬上文§ 2.4節討論的「後知示證」範圍。Jacques et al. 指出這個後綴標記的是「聽聞」與「間接證據」，但仍稱之為「過去推測 past inferential」示證。事實上，後綴*-s^(h)i*的用法較多元，訊息來源並非僅限於「推測」，屬於Aikhenvald (2018: § 1.3.2)所謂「不凸顯訊息來源 source-neutral」的示證範疇。既然*-s^(h)i*的核心語意為「事後得知」，以「後知示證」作為語法標籤更為妥當。

格西話「四元對立」示證體系中，零標記的「深知訊息」反映最高的訊息掌握度。採用零標記示證報導普遍知識，或親為親歷的第一

19. Jacques et al.的語料來自孔色話，與格西話*-s^(h)i*對應的後綴形式是*-sə*。

20. 動詞過去形式，黃布凡(1991)稱為「已行體」，語意接近於我們的術語「(相對)過去時」(田阡子、孫天心2019)；Jacques et al. (2017)則稱為perfective「完整體」。

手訊息，屬於跨語言常見的情況，例如草登嘉戎語(Sun 2019:19)、羌語(LaPolla & Huang 2003 § 4.3.7; Evans & Sun 2016: § 2.2.4)乃至南美洲的Bola語(Aikhenvald 2004: 44; Thiesen & Weber 2012: § 11.1)，格西話也為此提供了另一個佐證。反映說話者訊息掌握度較低的「新知」、「後知」、「旁知」三種情境，則各有明確的示證標記。其中「新知」訊息直接來自說話現場，掌握度明顯高於事後才獲取的「後知」訊息。至於「旁知」示證，反映說話者對報導事件全無直接感知，訊息掌握度無疑更低，如下表所示：

表 1. 格西話的示證體系

訊息類型	標記	訊息掌握度
深知	-Ø	<div>高</div> <div>↑</div> <div>↓</div> <div>低</div>
新知	-rə	
後知	-shi	
旁知	-gura	

上述示證體系，具有一些醒目的特點。

其一，示證標記的語意分佈與訊息掌握度密切相關：說話者對訊息最有把握的敘實、自知、與親歷親察的情境，採零標記形式。事實上，許多有示證區別的語言（如草登嘉戎語Sun & Bstan'dzin 2019:19）這幾類情境也不帶標記，這是示證形態跨語言分布的常見情況(DeLancey 2001: 379; Aikhenvald 2004: § 3.2.2)。反之，帶標記的示證範疇均屬說話者訊息掌握度較低，認知不深的情境，包括「新知」、「後知」與「旁知」三類。文獻常見的四元對立示證系統都是以「訊息來源」來界定的(Aikhenvald 2004: § 2.3)。例如，南美洲厄瓜多爾Tsafiki語的四種示證式是「親見」↔「情境推測」↔「常理推測」↔「聽聞」(Dickinson 2000: 407–408)。然而，格西話的四元對立示證體系中，零標記代表說話者「知之甚深」的訊息，-rə代表「現場察知」的訊息，-shi代表「事後方知」的訊息，-gura代表「二手轉知」的訊息，均反映說話者對訊息不同的掌控度，若僅以「訊息來源」來理解，顯然牽強難通。本研究的貢獻在於豐富了跨語言示證的類型，並揭示傳統示證式定義的局限性。

其二，動詞的「時」與格西話的示證範疇也有關聯，但並非決定因素。從形態層面來看，*-rə*、*-gurə*結合動詞非過去形式，*-shi*結合動詞過去形式；從語境層面來看，*-rə*與 *-gurə*主要用於現場情境，而*-shi*主要用於過去情境。然而事實上，三類示證區別都超越了「時」的限制，主要呈現說話者對訊息掌握程度的差異。以「後知示證」*-shi*為例，除了用於報導過去發生事件之外，還有表達令說話者意外的現場狀況，如(49a)（同前文例(17)）與(49b)的對立：

- (49) a. *tʰə buba ŋu-rə*
 3SG 藏族 COP-IMM
 他是藏族（現場得知）。
 b. *tʰə buba də-ŋu-shi*
 3SG 藏族 PST-COP-HS
 原來他是藏族（出乎我的意料）。

須注意的是，雖然(49b)使用了過去動詞形式*də-ŋu-shi*，陳述的卻是現在的情境：他是藏族。此處「後知示證」*-shi*的增添的語意是「原先有誤解，後來才知道」。²¹前文也提到，*-rə*雖須搭配非過去動詞使用，但仍可表達說話者過去在某時間點臨時察知的情況，參見前例(19–21)。同樣，「旁知示證」*-gurə*不限於現場情境，也可用於以更具臨場感的方式描述過去從旁得知的訊息：

- (50) *tʰə=ŋu dʒədə v-ra=gə ji-gurə*
 3SG=AGT 信 TR-寫=NMLZ 在-SH
 (A:昨天我跟我的弟弟通電話了。B:當時他在做什麼？A回答：) 他在寫信。
 (Dahl 1985: 11)

上述示證式格局，在霍爾語群中具有代表性。就目前掌握的材料來看，中部霍爾語的格什扎(Honkasalo 2019)及上東谷話（個人調查）、西部霍爾語（新龍）與北部霍爾語（壤塘）（個人調查）、乃至巴旺-聶嘎（楊之帆2021）及爐霍縣霍爾語（個人調查）至少都有「一手」（零標記）↔「新知」↔「後知」的示證對立。²²其屬性與親

21. 藏語的「後知示證」（如拉薩話的*-bzhaq*，轄曼話的*-zəy*，達古話的*-tsə*）都有這種用法。學者經常沿襲「推測示證」*inferential*這種標籤，其實並不適切。

22. 霍爾語群各語言的示證體系雖然相近，但是形態標記不一定同源。

緣關係較近的綽斯甲語群相似(Lai 2017: § 12.7)，但與嘉戎語(Sun & Bstan'dzin 2019: 19; Jacques 2021: § 21.5.2.2)²³有顯著的差異。

示證形態方面，格西話主要的示證標記是新知示證-*rə*與後知示證-*s(h)i*。以目前掌握的材料看來，新知示證後綴-*rə*（及其方言變體）²⁴在中部霍爾語、西部霍爾語中都有發現，而壤塘及爐霍縣的霍爾語則以前綴體現新知示證。相比之下，-*s(h)i*的根源更深，除了各地霍爾語均發現與其同源的示證形式外，²⁵嘉戎語組綽斯甲語群，乃至木雅語、普米語都以相似的后綴表達後知示證語意。²⁶

格西霍爾語位於甘孜州道孚縣，周邊的主流本土語言是示證現象更為豐富的藏語。那麼，格西話的示證體系是否與藏語的接觸影響有關？通過比較與格西話最有地緣關係的安多藏語，²⁷我們發現兩種語言的示證體系有如下的異同點：

1. 訊息掌握度最高的自知與親歷親察情境，格西話採零標記而安多藏語則有明確的示證標記：自知與親歷是-*v*，親察是-*thə*。
2. 兩種語言都有「新知」、「後知」示證範疇，然而形態完全不同；安多藏語「新知」、「後知」的示證標記分別為-*kʰə*（及其形音變體）與-*zək*。

23. 草登嘉戎語只有一種「中介」(mediative)示證標記-*ca/naŋo*，標記的示證語境範圍涵蓋新知、後知、與二手信息(Sun & Bstan'dzin 2019: 19; 參見Lazard 1999)。茶堡嘉戎語也有sensory與inferential示證範疇，性質類似於本文的「新知」、「後知」範疇，此外還有僅用於現場情境的「自知」示證範疇，主要以前綴標記(Jacques 2019)；四土嘉戎語卓克基話的「觀知」與「間接傳信」示證也接近於茶堡嘉戎語的sensory與inferential範疇(林幼菁2016: 33–36)。

24. 新知示證標記在道孚縣孔色話、麻孜話、格西話，以及丹巴縣邊耳話（個人調查）都是-*rə*；丹巴縣格什札話的-*rɛ*（多爾吉1998: 79–83；Honkasalo 2019: § 9.2.2）、新龍縣尤拉西話的-*rè*（個人調查）、巴旺話的-*rəw*（楊之帆2021）應與此同源，而上東谷的新知後綴-*gə*（個人調查）與眾不同。

25. 例如道孚縣孔色話、麻孜話的-*sə*、丹巴縣格什札話（多爾吉1998: 80–83；Honkasalo 2019: § 9.2.3）及巴旺話（楊之帆2021）的-*sʰi*、北部霍爾語（宗科話）的-*si*；新龍霍爾語（尤拉西話）-*zə*（個人調查）語音形式差異較大，但也不排除同源的可能。丹巴縣上東谷話則使用獨特的後知後綴-*sko*（個人調查）。

26. 如綽斯甲語木爾宗話（第二作者調查）的-*sə*，以及俄熱話、斯躍武話的-*si* (Lai 2017: § 12.7.3)；木雅語的-*sə*³³及其形音變體（黃布凡1991: 27–28）；普米語的-*si*³¹（黃布凡1991: 28）。

27. 這一帶的安多藏語，分佈於道孚、爐霍、壤塘三縣搭界的牧區，各地差異不大。本文引用語料來自道孚縣玉科鎮甲宗村（個人調查）。藏語示證現象的一般情況可參考江荻(2005)、Tournadre (2017)。

3. 格西話的後知示證除了傳遞「事後得知」的訊息之外，還可延伸到說話者親歷而受話者未親歷的非現場狀況 (§ 2.4例(36))，安多藏語的後知示證無此用法。
4. 格西話標誌「二手訊息」的 *-gura*，形態位置與其他示證後綴一致，屬於同一示證曲折聚合體；安多藏語無此示證範疇。
5. 安多藏語從言說動詞 *zer* 虛化而來的 *-ze* 可兼表「聽聞」(hearsay) 與「引述」(quotative) 兩類示證語意，並可與引述句的示證標記並排出現。格西話源自言說動詞 *ja* 的引述標記 *-jara* 也有平行的功能，但語法化歷程尚未完成。

霍爾語群語言長期接觸藏語，形態句法層面受到藏語成分滲透的例子包括新生的核心賓格標記、動詞贅語式進行體，以及從「中心語帶標記」蛻變為「附屬語帶標記」的結構格局（孫天心、田阡子2013；Sun 2019；田阡子、孫天心2019）。本研究顯示，格西霍爾語的示證範疇雖不能排除來自藏語模式的影響，但在具體形式上與藏語涇渭分明，足見並非接觸逡借的產物，而係長期演進形成的語法範疇。

謝辭

本文為第一作者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川西兩江交界地區藏緬語形態的流變研究」（編號19BYY178）及第二作者科技部「霍爾語群關鍵語言比較研究」計劃(MOST107-2410-H-001-071)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初稿曾在「漢藏語言比較研究的回顧與前瞻：紀念龔煌城院士逝世十週年學術研討會」（2020.11.05–11.06）及 Sixth Workshop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of Southwest China（神戶；2021.9.7–9.11）宣讀，承蒙李王癸、Edith Aldridge、白井聰子、林幼菁、黃陽等教授惠予指教，本文二位匿名審查人提供了中肯有益的修改意見；我們多年來的研究工作得力於甘孜州本地母語老師的熱情合作，謹此一併致謝。

縮寫對照表

AGT	agentive（主事格）	IMM	immediate evidential（新知示證）
CONJ	conjunction（連接詞）	SC	surface contact（表面接觸）
DM	discourse marker（話語標記）	SEQ	sequentializer（連句成分）
EGO	egophoric（自知示證）	SH	secondhand evidential（旁知示證）
HS	hindsight evidential（後知示證）		

參考文獻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2004. *Evidential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Aikhenvald, Alexandra Y. (ed.). 2018.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93/oxfordhb/9780198759515.001.0001>
- Dahl, Östen. 1985. *Tense and aspect systems*. Oxford: Blackwell.
- De Haan, Ferdinand. 1999. Evidentiality and epistemic modality: Setting boundaries. *Southwest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8. 83–101.
- De Haan, Ferdinand. 2013. Semantic distinctions of evidentiality. In Dryer, Matthew S. & Haspelmath, Martin (eds.),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Leipzig: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Evolutionary Anthropology. (<http://wals.info/chapter/77>) (Accessed 2021-02-13.)
- DeLancey, Scott. 2001. The mirative and evidentiality. *Journal of Pragmatics* 33(3). 369–382. [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01\)80001-1](https://doi.org/10.1016/S0378-2166(01)80001-1)
- DeLancey, Scott. 2012. Still mirative after all these year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529–564. <https://doi.org/10.1515/lity-2012-0020>
- Dickinson, Connie. 2000. Mirativity in Tsafiki. *Studies in Language* 24(2). 379–422. <https://doi.org/10.1075/sl.24.2.06dic>
- Duo'erji (多爾吉). 1998. *Daofuyu Geshizhahua yanjiu* 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 Beijing: China Tibetology Publishing House.
- Evans, P. Jonathan & Sun, Jackson T.-S. 2016. Qiang. In Sybesma, Rint & Behr, Wolfgang & Gu, Yueguo & Handel, Zev & Huang, C.-T. James & Myers, James (eds.),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vol. 3, 517–526. Leiden: Brill.
- Fillmore, Charles. 1970. The grammar of hitting and breaking. In Jacobs, Roderick A. & Rosenbaum, Peter (eds.), *Readings in English transformational grammar*, 120–133. Waltham: Ginn.
- Fludernik, Monika. 1991. The historical present tense yet again: Tense switching and narrative dynamics in oral and quasi-oral storytelling. *Text* 11(3). 365–397.
- Hill, Nathan W. 2012. “Mirativity” does not exist: *hdug* in “Lhasa” Tibetan and other suspects. *Linguistic Typology* 16(3). 389–433. <https://doi.org/10.1515/lity-2012-0016>
- Hintz, Daniel J. & Hintz, Diane M. 2017. The evidential category of mutual knowledge in Quechua. *Lingua* 186–187. 88–109. <https://doi.org/10.1016/j.lingua.2014.07.014>
- Honkasalo, Sami. 2017. Two traditional Stau stories.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44. 285–316.
- Honkasalo, Sami. 2019. *A grammar of Eastern Geshiza: A culturally anchored description*. Helsinki: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octoral dissertation.)
- Huang, Bufan (黃布凡). 1991. Daofuyu 道孚語. In Dai, Qiangxia (戴慶廈) & Huang, Bufan (黃布凡) & Fu, Ailan (傅愛蘭) & Rig'dzin Dbang-mo (仁增旺姆) & Liu, Juhuang (劉菊黃) (eds.), *Fifteen Tibeto-Burman languages* 藏緬語十五種, 1–45. Beijing: Beijing Yanshan Press.
- Huang, Bufan (黃布凡). 1991. Zangmianyu de qingtai fanchou 藏緬語的情態範疇. *Minority Languages of China* 民族語文 1991(2). 22–30.

- Jacques, Guillaume. 2019. Egophoric marking and person indexation in Japhug.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4). 515–534.
- Jacques, Guillaume. 2021. *A grammar of Japhug*. Berlin: Language Science Press.
- Jacques, Guillaume & Lai, Yunfan & Antonov, Anton & Lobsang Nima. Stau (Ergong, Horpa). 2017. In Thurgood, Graham & LaPolla, Randy J.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n., 597–613. New York: Routledge.
- Jiang, Di (江荻). 2005. Aspect, evidentiality and egocentricity in Lhasa Tibetan 藏語拉薩話的體貌、示證及自我中心範疇. *Linguistic Sciences 語言科學* 4(1). 70–88.
- Lai, Yunfan. 2017. *Grammaire du khroskyabs de Wobzi*. Paris: Université Sorbonne Nouvelle-Paris 3. (Doctoral dissertation.)
- LaPolla, Randy J. & Huang, Chenglong. 2003. *A grammar of Qiang: With annotated texts and glossar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197273>
- Lazard, Gilbert. 1999. Mirativity, evidentiality, mediativity, or other? *Linguistic Typology* 3(1). 91–109. <https://doi.org/10.1515/lity.1999.3.1.91>
- Lin, You-Jing (林幼菁). 2000. *Tense, aspect and modality inflection in the Zhuokeji rGyalrong verbs* 嘉戎語卓克基話動詞的時、體、與模態之曲折形態. Taipei: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MA thesis.)
- Lin, You-Jing (林幼菁). 2016. *Jiarongyu Zhuokeji hua yufa biao zhu wenben* 嘉戎語卓克基話語法標注文本.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Liu, Danqing (劉丹青). 2008. *A handbook for grammatical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語法調查研究手冊. Shanghai: 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 Nichols, Johanna. 1986. The bottom line: Chinese Pidgin Russian. In Chafe, Wallace & Nichols, Johanna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239–257.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Prins, Marielle. 2016. *A grammar of rGyalrong: Jiāomùzú (kyom-kyo) dialects: A web of relations*. Leiden: Koninklijke Brill NV.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325630>
- Sun, Jackson T.-S. 1993. Evidentials in Amdo Tibetan.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63(4). 945–1001.
- Sun, Jackson T.-S. 2017. Tshobdun Rgyalrong. In Thurgood, Graham & LaPolla, Randy J.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2nd edn., 557–571. New York: Routledge.
- Sun, Jackson T.-S. 2018. Evidentials and person. In Aikhenvald, Alexandra Y.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videntiality*, 47–6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un, Jackson T.-S. 2019. The ancestry of Horpa: Further morphological evidence. In Kong, Jiangping (ed.), *The Ancestry of languages and peoples of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Series 29) 24–43.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 Sun, Jackson T.-S. To appear. Pluralizing verbal reduplication in Central Horpa.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 Sun, Jackson T.-S. & Bstan'dzin Blogros. 2019. *Tshobdun Rgyalrong spoken texts with a grammatical introduction*.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 Tian, Qianzi (田阡子). 2013. Verb agreement in Gexi Horpa 霍爾語格西話動詞對協.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7(2). 203–223.

- Thiesen, Wesley & Weber, David. 2012. *A grammar of Bora: With special attention to tone*. Dallas: SIL International.
- Tian, Qianzi (田阡子)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2016. Verbal argument number marking via stem reduplication in the Gexi Horpa 格西霍爾語動詞詞幹重疊形式數標記. *Journal of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48(4). 15–21.
- Tian, Qianzi (田阡子) & Sun, Jackson T.-S. (孫天心). 2019. On tense and aspect in the Gexi Horpa verb 格西霍爾語動詞的時與體.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20(3). 452–469.
- Tournadre, Nicolas. 2017. A typological sketch of evidential/epistemic categories in the Tibetic languages. In Gawne, Lauren & Hill, Nathan W. (eds.), *Evidential systems of Tibetan languages*, 95–129. Berlin: De Gruyter. <https://doi.org/10.1515/9783110473742-004>
- Tournadre, Nicolas & LaPolla, Randy J. 2014. Towards a new approach to evidentiality: Issues and directions for research.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7(2). 240–263. <https://doi.org/10.1075/ltba.37.2.04toul>
- Whistler, Kenneth W. 1986. Evidentials in Patwin. In Chafe, Wallace & Nichols, Johanna (eds.), *Evidentiality: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epistemology*, 60–74. Norwood: Ablex Publishing Corporation.
- Willett, Thomas. 1988. A cross-linguistic survey of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evidentiality. *Studies in Language* 12(1). 51–97. <https://doi.org/10.1075/sl.12.1.04wil>
- Yang, Chi-fan (楊之帆). 2021. *The morpho-syntax of tense, aspect, evidentiality and modality in Bawang Horpa* 巴旺霍爾語時、體、示證、情態範疇的形態句法. Taipei: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Doctoral dissertation.)

Evidentiality in Dgeshes Horpa

Spoken in six counties of Rngaba and Dkarmdzes Prefectures in western Sichuan Province, the Horpa language cluster falls under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Sino-Tibetan. This paper conducts a first systematic study of verbal evidentiality in the Dgeshes (Gexi) variety of Central Horpa based on, and further developing, Tournadre & LaPolla's (2008) definition of evidentiality. Dgeshes distinguishes a four-term evidential system signaled by zero and three verbal suffixes. Gnomtic, egophoric, and personally perceived situations involve speaker's higher access to information and are zero-marked, whereas three evidential categories characterized by lower information access, immediate, hindsight, and secondhand, are explicitly marked by suffixes. Also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are two verbal elements which impart evidential-like meanings but are yet to fully integrate into the evidential paradigm. The Dgeshes evidential system displays several salient formal and functional traits typical of Horpa languages in general. While conceptual influence from Tibetan cannot be ruled out, the system appears to be an output of internal evolution rather than language contact.

Keywords: Rgyalrongic languages, Horpa cluster, verbal inflectional category, evidentiality

Authors' addresses

Qianzi Tian (corresponding author)
School of Linguistics Sciences and Arts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57 Heping Road
Yunlong District
Xuzhou City, Jiangsu 221009
China
tianqianzi318@163.com

Publication history

Date received: 20 February 2021
Date accepted: 30 December 2021